




小学生文库



大搜捕



小学生文库

DA SOU BU

大 搜 捕

崔 坪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小学生文库
大 搜 捕

崔 坪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875印张 54,000字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501,30册
统一书号：J210091·947 定价：0.88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抗联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。作品描写了一支抗联游击队，为保卫藏在密林里的秘密仓库，同日寇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。敌人在空中用飞机侦察，在地上派出密探，收集情报，接着又调动日本讨伐队进山搜捕，使游击队陷入困境，但是，我抗联游击队在杨靖宇和魏拯民同志的指挥下，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一番较量，并且及时地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，终于挫败了日本讨伐队的这次大搜捕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作家用生动、流畅的语言，格调清新的笔法，刻画了东北抗联的重要将领杨靖宇、魏拯民的英雄形象，还塑造了爷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小云以及抗联女战士、小卫生员金菊、好月等人物形象，并且表现了他们的崇高品格。书中还穿插了挖人参、驯虎、养鹤、采药等精彩情节和细节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东北地方特色。整个作品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调，是一本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书。

致小读者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专门为小学三、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，内容丰富，品种多样，装帧新颖。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，树立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，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。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，海底的奥秘，鸟兽鱼虫的生活，金银铜铁的性能。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，了解世界，讲今论古，走向社会。它能告诉你什么好，什么坏，什么错，什么对……

《小学生文库》一共要编三百多种。就分类来说吧，有自然科学、社会常识、思想品德教育、历史地理、文学艺术、课外活动辅导材料，等等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编委会

《小学生文库》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君健、严文井、李 新、

陈 放、陈伯吹、茅以升、

高士其、黄庆云、谢冰心、

董纯才、蒋锡金



第一章

1

我家住在湾湾沟。

湾湾沟可美了，绿油油的山沟里，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儿，雪白的铃铛花，紫红的山崩子，深蓝色的龙胆草，开小黄色花的醉鱼草，还有可多可多叫不上名来的浅红色的、淡黄色的花。一进湾湾沟，满胸膛清爽爽的，甜丝丝的，香喷喷的。

湾湾沟有九户人家。山那边五户，山这边四户。我家住在山这边。

我爷爷是打猎的。有时候，他也到山里挖棒槌，

采药。有一回，爷爷在一个叫棒槌窝的地方，挖到过一苗六品叶。爸爸和姑姑参加游击队背走的那两杆双筒猎枪，爷爷现在背着的那杆双筒猎枪，都是卖了这苗六品叶买的。

听爷爷说，我妈妈当姑娘那时候，也是打猎的，枪法可好了。后来，到了我们家里，有了我，她就不再打猎了。

从我家住的山窝里出来，穿过一片茂密的山丁子，走上半里路，是一条小河。河湾里有一条独木船。那是去年夏天，杨司令带领游击队路过这里，给乡亲们伐了一棵红松做的。

小河象一把张开的大剪子。爷爷说，坐上船，贴着山根儿清清的河水向东走老远老远，到头了，就是深山老林子了。坐上船，顺着绿葱葱的山沟子，向北去，拐几个大弯儿，走到一个象葫芦头的河泡子，下了船，翻过一道大岭，就到山外了。

山外那边，游击队一直在和日本讨伐队打仗。

爸爸和姑姑有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。

有一天早晨，院里杨树梢儿上蜡嘴的咕咕声叫醒了我。天大亮了。屋里静静的。炕上就剩我一个了。油黑细长的猎狗黑龙也不见了，爷爷和妈妈到

菜园子里绑豆角架去了吧？我一骨碌爬起来，到河湾里起鱼篓子去。

我出了山窝窝。羊肠小路两边，蒙上一层淡淡雾气的山丁子里，铜嘴、红下颏、瞎老叶子哗啾哗啾，唧溜溜儿，唧溜溜儿，唱着快乐的歌儿。有几只忽布拉躲在一棵小白桦树上，好象故意捣乱，唧——唧——粗野地叫着。

我扔了一个石子，小桦树哗啦一声，忽布拉扑噜扑噜飞走了。周围的鸟儿一下都悄静了。这时候，突然，黑龙跑到了我跟前，紧甩尾巴，咬住我的裤子，轻轻地往河湾那边拽。河湾那边传来了唰唰割树条子的声音。白雾里好象是爷爷。

我跑了上去。啊，是爸爸回来了！

“爸爸！”我猛扑到爸爸怀里，“爸爸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！”

“昨天夜里，”爸爸用被露水打湿的手摸摸我的脸蛋，“又长高了！去吧，快去，把妈妈割的树条子抱来！”

爸爸和爷爷正用山丁子条在搭一个窝棚，快搭好了。

我把妈妈扎成捆的山丁子条，一抱一抱地送到

爸爸和爷爷的身边。爸爸和爷爷一边往一根横柱子上捆绑山丁子条，一边亲切地小声说着什么。好象是说，游击队上有一个人要来湾湾沟住。

“他胃口不好，心窝这地方老是疼，吃不下饭，瘦得不行了。前几天，夜里行军，昏倒了几次……”爸爸说。

“干吗不早点送他来？！”爷爷很不满意地说。

“他老是挺着，这回还是杨司令他们下了死命令，硬逼他来的。”爸爸说。

“唉，这老魏……”爷爷埋怨起来。

“老魏？老魏是谁呢？”我想着，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了。

窝棚搭好了，爸爸和爷爷又用镐头刨去树根，拔掉青草，把窝棚周围弄得干干净净。爷爷又从家里抱来两个圆木墩子放在窝棚里。

妈妈回家做晌饭去了。

我跟着爸爸和爷爷来到小河边。一只黑黄色的水獭，从一片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薄荷草里钻出来，咕咚一声扎进水里去了。一帮胖胖的野鸭儿，躲在芦苇棵子里，正伸长脖子望着这边。

“他爱看书。这块儿又清静又凉爽，他会喜欢

的。”爸爸洗了洗手，又洗了两把脸，撩起衣襟擦擦，笑着对爷爷说：“杨司令说你医术高，你可得给老魏调治好啊！……”

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得慢慢调治。”爷爷从腰里摸出羊皮旱烟口袋，揉上一铜锅烟，划着火柴抽着，默默地看着停在芦苇里的独木船。紫红色的船，长长的，两头尖尖的，浑身象用刨子推过了，光溜溜的。爷爷慢慢地说：“去年，老魏和游击队的同志一起，一斧子一凿子给乡亲们抠这条船的时候，我就看出他脸上气色很不好。我和杨司令劝他留下调治调治，他硬是不肯……这铁汉子，一心扑在打鬼子上了……”

啊！我听出来了！爸爸和爷爷说的是游击队的魏拯民叔叔（注一），啊！老魏叔要上湾湾沟来了！

去年夏天，游击队来到湾湾沟，杨司令和老魏叔就住在我家的南屋。老魏叔还把粉白的桦树皮，削成薄薄的片儿，切的方方正正的，用钢笔写上字，

注一 魏拯民（1909—1941），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，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。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，因严重心脏病和胃病，于桦甸县的牡丹岭西麓二道河子密营中去世。

画上好看的画儿，教我认字写字来呢！

有一次，我用粘网在小桦树趟子里，一网逮住三只忽布拉。我把它们放进梢条编的笼子里，挂在院里的窝瓜架上。这帮家伙可蝎虎呢！拼命地扑打翅膀撞笼子，想飞出去。我把里边那个带头闹得最凶的大个儿忽布拉抓出来，想叫它老实点。这家伙用泪汪汪的小黑眼睛愤怒地瞅着我，唧——唧地叫着，用嘴猛劲拧我的手。我怎么哄也不行，喂它水也不喝，捉小蚂蚱、小肉虫子给它也不吃。我生气了，就把它单独关进一个也是用梢条编的蝈蝈笼里。第二天早上，这只倔强的忽布拉在蝈蝈笼里死了。我把它拿给老魏叔看。老魏叔抚摩着忽布拉深红色的脊背，对我说：“小云，你看，它还瞪着泪汪汪的小黑眼睛呢！它不满意你逮它们，关在笼子里。这鸟儿，它宁可这么死掉，也不乐意被关在笼子里活着，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……”

“它可厉害了，还咬我了呢！咬的可疼了！”我说：“老魏叔，那两只还活着，也都不吃不喝。”

“它们也会很快这么死掉的。”

“那，都放了吧！”我从窝瓜架上摘下笼子，打开笼门，两只忽布拉扑噜扑噜飞进树林子去了。

我和爸爸从芦苇里推出独木船，涮洗着。

“爸爸，”我小声说：“老魏叔来了，我跟他作伴吧！爸爸，他自个儿在这河湾上多孤单啊！爸爸，这儿雀子成天叫的烦人，我来给老魏叔赶雀子好吗？”

“你来赶雀子？”爸爸笑着说：“你逮雀子还逮不够呢！”

“我早就不逮鸟儿了……”

“你就是贪玩儿，逮蝈蝈儿都逮迷了，你回家看看，窗前，窝瓜架上净是蝈蝈笼子，满院子蝈蝈儿叫。”

“就八个蝈蝈儿笼子。”

“你还想弄多少？”

“人家玩玩蝈蝈儿都不行。”我噘起嘴，瞟着爸爸，他脸上一点儿也没有生气的样子，“你不在家，我可想你了，回来就说人家。老魏叔来了，我跟他说话，你看着，老魏叔会叫我跟他作伴儿的，他可喜欢我了。”

爷爷割来一些梢条，又在船上绑扎了一个凉棚。

吃完了晌饭，爸爸和爷爷划着独木船到山外去了。

我帮助妈妈收拾好给老魏叔住的南屋。

天黑了。月亮从山上的大密林里升上来。我和妈妈到河湾上去接了好多回，直到后半夜，爸爸和爷爷才把老魏叔接来。

妈妈把野猪油灯碗放在炕桌上。

“小云，又逮忽布拉没？”老魏叔双手捧住我的脸，笑着问。

“从那个忽布拉死后，我再没逮鸟儿！”我忙说。

“不玩鸟儿了，你也没老实，又玩蝈蝈儿了！”妈妈给老魏叔、爷爷和爸爸一人沏了一大碗糊米茶，“走了一夜，老魏，快上炕歇歇！”

老魏叔还象去年那样儿，光着头，戴着黑边眼镜，穿一身褪了色的黑布衣裳，黑布鞋，打着黄绑腿，斜背着一个磨得光光的红牛皮挎包，皮腰带上插着一把手枪。脸黑黑的，比从前瘦多了。老魏叔给爷爷带来两斤黄烟，一包茶叶，满满一大方盒子黄铜头红纸壳的猎枪子弹。还给我带来一本上边画着小人的《百家姓》，一个写字用的小本子，一把短刀。那短刀，有一尺长，一色的长长的白木把，白木裤，拔出来，蓝汪汪的，冷森森的。老魏叔说，

这是游击队从一个被打死的日本讨伐队长那儿缴来的。

爸爸和妈妈在准备饭。

老魏叔和爷爷一边喝糊米茶，一边唠着山外打仗的情景。我靠在爷爷后背上翻看《百家姓》上的小人。那些小人，有的拿长刀，有的拿扎枪，还有的拿弓箭，都直溜溜的站着，没有打仗的。我好象听爷爷说，要老魏叔多住些日子，把身子调治好。老魏叔说，不能多住，山外调来了好多好多的鬼子，要开始大讨伐了……

2

吃上爷爷配的药，十几天的工夫，老魏叔脸上的气色渐渐好起来。爷爷又宰了一只大母鸡，退净毛，洗得雪白，在掏空的鸡肚子里放进一苗四品叶。然后，把鸡放在一个大坛子里，倒进半桶新打的泉水，加上一些黄芪，用一个碟子封上坛口，用小火煮烂。这一坛子鸡肉和汤，老魏叔吃了十天。他开始能吃下饭了，灰白的脸上有点胖了，渐渐有了红色。



爷爷不再给老魏叔用药。他到山外的镇上，卖掉两个水獭皮，买回来五个猪肚子，五个羊心，一斤茴香，一斤生姜。爷爷又象上回那样，洗净猪肚子和羊心，统统都放进那个大坛子里，倒进大半桶泉水，这回是加上一些茴香，十几片生姜，用碟子封好口，又象上回那样，在窝瓜架下支上两块石头，用小火煮了起来。

我抱了一大抱干树枝放在火堆边。

“山外镇上满街筒子净是讨伐队。肉铺子都关了门，好不容易才买了这些下水，就是价钱贵点儿。”爷爷撩拨着火，对坐在他身旁脸上有些不高兴的老魏叔说：“在游击队上你是大官儿，说了算数。现在嘛，杨司令他们把你交给我了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我叫你吃啥，你就得吃啥。”

“大爷，我已经好了。”老魏叔说：“你这么大了，翻山越岭，跑那么远的路，去买这些东西，我心里实在不安。再说，家里的饭食很好了……”

爷爷拍拍胃口和心窝的地方说：“你这块儿的病不轻啊，买这个，不是给你解馋，是治病的……”

“治病的？”老魏叔怀疑地笑起来。

“是治病的！老魏叔，你没看见放上茴香了吗？茴香是开胃的！”我抱住老魏叔的肩膀，对住他耳朵悄声说：“我爷爷可倔了，他看病，最不喜欢人家不听他的话。别吱声了，他给你吃啥，你就吃啥吧！”

“老魏，别看你打游击的能手，在哈尔巴岭打票车（注一），一家伙逮住一大帮鬼子官和大汉

注一 一九三五年五月，魏拯民曾指挥部队在京（长春）图（图们）线上的哈尔巴岭伏击敌伪专用列车，俘敌高级将校和伪政府高级官员14名。